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信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十五元預訂每月三百元郵費本市不收外埠每月廿元
（第一五二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國際簡訊

◎綜合報導：以幣原草案爲基礎的日本憲法，於七日日本議會中舉行最後表決，竟獲通過，將于十一月三日已故明治天皇之誕辰公佈。據東京民主人士指出，此憲法其實乃麥克阿瑟之欽定憲法。

◎東京訊：社會黨機關報民報十一日載：著名的法西斯間諜匪邦黑龍會已恢復活動。新聞界人士指出：這是因某些外國反動派企圖反對另一盟國，有利用黑龍會從事大陸間諜活動之必要，同時亦以從事鎮壓國內民主勢力和密謀軍國主義之死灰復燃。

◎各方電訊報導：蘇聯根據波茨頓協議而與土耳其商談達達尼爾海峽問題，已歷一月，土方對蘇方建議已部份贊同，但拒絕兩國聯防該海峽。◎美國照會蘇聯反對蘇土聯防海峽。英外交部發言人，亦於十一日要求蘇土結束其關於達達尼爾的直接會談，並認爲根據波茨頓協議三強間任何會商與土耳其可以直接會談，作爲召開國際會議修改蒙特婁公約的第一步。倫敦外交界人士認爲發言人此語，係表示英方主張早日召開蒙特婁簽字國會議，參加者除去日本而加上非簽字國的美國。

◎莫斯科訊：蘇聯部長會議及聯共中央委員會，已決定成立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該會在蘇聯政府指導之下包括三十九名共和國邊疆及各省的代表。蘇部長會議副主席安德烈夫被任命爲該委員會主席。

◎巴黎十一日訊：法國向英美蘇三國提出照會，要求建立國際專家委員會，以組成司法機關，審判四個納粹組織，卽黨衛隊、蓋斯塔波（秘密警察機關）、保安隊與納粹黨領袖機關的組成份子。照會說有充份理由認爲黨衛隊等納粹組織爲戰爭罪行機關。照會要求德境西佔領區在獲尋戰犯中進行密切合作。按國際法庭於一日宣判時，會認爲上述四納粹組織有罪。

◎新華社訊：英援華總署主席克利浦斯夫人一行，已於十四日下午二時由京飛抵重慶，將轉蘭州北平視察。克氏於當時渝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渠將於二十七或二十八日應周恩來將軍之請赴解放區視察，由援華會補助設立之國際和平醫院情形。

太岳地方兵團馳騁晉南敵後
被侵佔區大部解放
進逼聞喜夏縣平陸運城城郊

【本報陽城十六日電】在我太岳三分區司令員王墉將軍、政治委員柴澤民同志率領下的强大地方兵團與民兵游擊隊，馳騁於晉南蔣軍後方，現已收復廣大地區。自八月下旬我地方兵團結合民兵游擊隊，先後粉碎蔣軍向聞喜夏縣山地之三次「掃蕩」後，即乘勝反擊，九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短短五天中，即先後收復河底、蔣臯、上下馮村、崔家河、胡張（均在聞喜東南三十五至四十里地區）等二十餘據點及張茅公路兩側之廣大地區，逼進聞喜、夏縣、平陸城郊。自七月以來被蔣頑侵佔之晉南解放區廣大土地，大部重獲解放，現蔣軍已被壓縮於交通綫上，而聞喜、郭底、水頭、夏縣、王峪口、張店等據點，亦在我當地軍民之日夜圍困襲擾中。

【本報陽城十六日電】太岳汾南黃河沿岸地區，人民自衛游擊戰堅勢日壯。稷王山地區羣衆游擊隊，九月份粉碎蔣軍兩次大掃蕩，共斃傷蔣軍官長以下三十餘名。該游擊隊並曾深入晉南蔣軍重要後方基地之運城城郊。二十四日襲擊運城西北十里之陶上村，消滅蔣軍特務武裝二十餘人，運城蔣軍大爲震驚，每日緊閉城門，不准居民出入。

【本報陽城十六日電】翼（城）絳（縣）沁（水）三縣接壤地區民兵自行聯防，並組成精幹之游擊小組，深入蔣軍據點附近活動。九月下旬十天中，作戰二十餘次，蔣軍傷亡一百餘人，並控制翼（城）絳（縣）交界地區之賀水、續魯峪、白馬等二十餘村莊。

浮山民兵英勇善戰
太岳十九分區傳令嘉獎

【本報陽城十五日電】浮山民兵英勇善戰，太岳十九分區特於八日傳令嘉獎，並號召全區向其學習：第一、學習浮山民兵的善於爆炸，在蔣軍侵佔浮山以前即到處佈置地雷陣，使蔣軍寸步難行，日夜不敢出城。第二、學習浮山民兵善於在蔣軍後方開展游擊戰爭，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六日，浮山民兵結合當地羣衆向浮山、翼城公路展開了大破擊，將全綫四十里蔣軍所築之工事碉堡全部掃清，逼退蔣軍梁家河、馬村、東莊三個軍事據點。第三、學習浮山民兵善於配合正規軍作戰，九月五日，城關蔣軍五百餘人向天台山進攻，當即被浮山民兵一排據險阻擊達半小時，後我正規軍得以趕到將其擊潰，且在天台山蔣軍被擊潰後，浮山民兵即刻在附近搜索蔣軍散兵，活捉「愛鄉團」班長楊希成。又在官雀戰鬥中，浮山民兵在韓村圪塔阻擊南判橋蔣軍援兵一個團，繳獲機槍一挺、子彈二百餘發。

冀魯豫我軍挺進敵後
荷澤東南殲敵近千

【本報冀魯豫前綫十六日電】蔣軍侵佔荷澤後，後方十分空虛，我軍連日向敵後出擊，已獲輝煌戰果。二日，我軍一個營在荷澤東南孫官鎮擊潰敵五十二團進攻，並予追擊，蔣軍傷亡百餘人，我繳獲手提輕機槍兩挺、子彈四千發。三日晚，我軍一部在荷澤東南曹家垓消滅三十團一個連和一個重機槍排，俘虜一百二十餘人，繳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十二挺、步槍八十一枝、六公分口徑小砲兩門、無綫電話機一部。四日晚，我軍另一部在荷澤東南西蔣莊，又殲滅三十一團兩個連，俘虜二十餘人，蔣軍傷亡二百餘人。五日晚，我軍襲擊王家河、徐幹之十一師師部，蔣軍傷亡四百餘，同日我又一部在焦順鎮擊潰四十五師一個營，蔣軍傷亡一百餘人。

阻擊進犯焦作戰鬥
我軍殲敵二百
並繳獲裝甲車一輛

【本報焦作前綫十三日電】（遲到）進攻焦作正面之敵被殲二百餘。十二日向我焦作進犯之敵三十二師一三九旅兩個團，會被我軍阻擊於待王車站附近，我斃傷敵二百餘人，繳獲裝甲車一輛。我軍於阻擊任務完成後，始安然撤出戰鬥。同時，南綫武陟之八十五師一部於十一日侵佔我蘭謝橋，當日夜被我軍襲擊，該敵即狼狽竄回。十二日該敵又整隊進犯我寧郭鎮（焦作南），中途被我軍擊潰。

【本報長治十六日電】賣國賊蔣介石決心全面破裂之際，安陽蔣軍四十師，及駐淇縣一帶之僞三縱隊孫殿英部調動繁忙，揚言將西犯水冶鎮（安陽西）及塔崗鎮（淇縣西北），十二日上午蔣機一架，在水冶上空偵察掃射達數小時之久。

膠東放下武器蔣軍團長
盛讚我軍機動作戰

【新華社萊陽十四日電】即墨以北鰲山戰鬥中放下武器之蔣軍九十六軍暫編十二師一團團長劉安泰，正由八路軍醫務人員爲其治療傷痕。劉氏對八路軍機動作戰聯合指揮勇猛衝鋒及射擊準確甚爲欽佩。彼稱：「戰鬥一開始，我們電台即被炮彈炸毀，每彈皆中目標。」談及到解放區所見軍民親切互助的關係謂：「這就是國民黨軍失敗的關鍵。」劉團長係萊陽毛村人，於民國二十九年參加國民黨部隊，曾任一百軍六十八師營長團長等職，今年八月調膠東任該職。

【新華社惠民十四日電】鄒平戰役中被俘之蔣軍獨十師官兵八百餘已安抵後方，備受優待。渤海軍區魏也烈司令員特于日前在駐地接見，並慰他們說：「大家不要害怕，我們把你們當作朋友看待，各方面待遇都和我們一樣。你們如果願回原部或返家，就發給路費，送你們出解放區。」並垂詢有無什麼顧慮。當時獨十師通訊營營長徐樂金和該師特務營營長張吉甫都對我們對他們弟兄們的優待表示感謝。現每個被俘官兵都已洗澡理髮，換潔服裝，過着愉快安適的生活。

東台女記者
葉邦瑾同志遭蔣方慘殺

【新華社東台十五日電】新華社東台分社女記者葉邦瑾同志不幸於八月十日在如皋柴灣爲蔣軍捕去，蔣軍百般威脅利誘，並以酷刑迫令其自首，均爲嚴詞拒斥後，於八月底光榮殉難。葉同志臨刑時咬牙切齒地說：「我是爲人民翻身做事的，千萬人民會將我報仇。」並高呼：「自衛戰爭一定勝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邦瑾同志蘇中掘港人，中共黨員，現年二十三歲，任本社及江海日報記者。

新五年計劃中
蘇聯農村將電氣化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莫斯科訊：新五年計劃中的電力生產，將與第一座電力站建立以來數十年中所產電量相等。電力供應特別在蘇俄提高，將佔全蘇電量增加總量百分之六十五。烏拉爾及高爾基的電力站，將以特別大的規模建造起來，高爾基電力系統將爲蘇聯最大的新的電力站，將於高羅得茨附近建立，該地總電量將較戰前增加兩倍。愛沙尼亞最大電站的主要建築工作業已完成，蘇聯最大電力站之一德涅伯電力站的修復工作，已進行了二年半，現在水壩已修復完竣。新五年計劃中，蘇聯六萬集體農莊、鄉村一切國家農場及機器拖拉機站，都將電氣化，並將於河岸建立八萬所鄉村水電站。集體農莊並將建立三萬所熱力站。烏克蘭鄉村已開辦八十個一百餘所電力站，與三十幾處機器拖拉機站，皆獲得電力。過去七個月內，全烏克蘭有四百所電力場開工，其中有二百十五所水力站。今年年底將完成七百七十所電力站之建築。

蘇外長檢討和會工作
譴責美國不能履行四強決定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巴黎訊：經過了兩週以來的「長夜會議」中的第一個星期例假之後，和會全體會議於十三日舉行共討論五國和約，和約中最後一個對芬和約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並未如事先一般預料那樣風平浪靜，由於美國代表提議要求芬蘭對蘇賠償額應自三億美元減至二億美元，又展開一場激辯。白俄羅斯外長指責美國以犧牲蘇聯而慷他人之慨。美代表范登堡辯之爲力辯護美方之建議，他說：關於美國建議是否恰當，美國願留待歷史裁判。范氏發言時，據合衆社記者稱：「有如在罪人席上的被告」。最後發言者爲莫洛托夫，他追述和會的工作時稱：和會在開幕以來，直至閉幕之日，總是有一批代表意圖號令別人。他在檢討四强會上未獲協議的若干事項時，强調說：「假如能在獲致協議方面多加努力，則今日之結果當較爲良好。」他重申蘇聯堅持反對和會關於多瑙河、希保邊界等問題的決定：「這些決定無益於和平，外長會議勢必不予批准。」莫洛托夫對於美國在和會上不能始終贊同四强決定一事表示遺憾，但他認爲和會已有良好結果，並證明大小國家間有良好關係之必要。談及對芬和約時，他强調自芬蘭推翻其法西斯集團的統治以來，蘇聯即寬大相待。他說范登堡今日企圖利用芬蘭爲美國政策的爪牙，竟污衊芬蘭已被虛僞的友誼姿態誘入某一集團。而蘇聯萬視范氏這種姿態，蘇聯願意與芬蘭繼續真誠的友好關係。分裂大小國之活動，今後仍將遭受蘇聯之堅强的反對。莫洛托夫對華萊士在美國支持國際合作一事，予以讚揚。全會於表決對芬和約時，對美國關於減少賠償的提案未予表決，因該提案係在提案截止期之後提出者。在五國和約討論與表決完結後，和會全體會議已定於今日下午二時舉行閉幕禮，屆時法外長比道爾將主持儀式。

四强外長討論下屆外長會議內容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巴黎訊：四强外長於十四日下午六時在法國外交部舉行會議，莫洛托夫偕維辛斯基及古賽夫出席，與貝納斯同來者有康納利、范登堡及貝氏特別助理波亨。會上主要爲討論下次外長會議之內容，四外長一致同意下次外長會議於十一月四日在紐約舉行，以便訂立五國和約的最後條文，並決定包括四强專家的和會起草委員會，將在運送他們赴紐約的「阿圭坦尼亞」號船上開始工作。根據前次外長會議決定及和會各方建議，訂製和約正文，以便提交外長會議討論。會上又談及德國問題的討論，莫洛托夫及比道爾皆表示由於技術上的原因，德國問題的討論應在歐洲而不在紐約舉行。貝納斯乃表示同意，但又主張在紐約作初步討論，最後會議一致贊成四外長在紐約集會時，將於十一月底作初步討論，以確訂徹底研究該問題的時間和地點，列舉須待解決的德國問題。

紅毛强盜的血債
——記美軍在華兩月暴行——

美軍在華的暴行是愈演愈烈了。除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外，在蔣管區更隨意的姦淫、擄掠、殺人、走私，以上海爲例，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一個月中，在美軍暴行下死傷的人民共一千五百人。但在最近八、九兩個月中，即達三百六十六人。如加上南京重慶北平天津青島等地美軍打人殺人，用汽車撞人，和强姦婦女等數字，則共達一千二百一十三人，平均每日二十餘人。被敲詐强購搶刼和侮辱而遭損失者尚不在內。因此，上海的老百姓都已直呼美軍爲「紅毛强盜」了。

在過去八、九兩個月中，美軍暴行的「特色」就是更加肆無忌憚的開槍殺人。據各地報紙透露，僅天津北平青島三地的美軍，在這兩個月中就無端槍殺我同胞七人，傷二人；其中包括北平輔大附中學生曹桂明、鐵路工人王恩第、老農民任巍莊、警察邱福生及青島蔣軍某部的傅欽島等。

我們從曹桂明的事件中就可看到駐華美軍是何等的野蠻。九月五日，曹在大街上走着，一美國兵路過，見曹穿着一條美軍的黃卡其布褲，就不問情由，向曹猛踢一腳。曹被迫走避，該美兵竟連開四槍，將曹擊傷，並把他的卡其布褲剝下拿走。近聞曹已不治而死。我們要問：難道中國人連「穿褲子的自由」都沒有嗎？

同樣慘酷的事件還發生在九月二十三日，有一十一歲的小女孩，在津市曲阜道海河邊游玩，突被一行經該處的美軍抓起，猛力擲入河中，活活淹死。當時會有一個中國脚夫入水搶救，美兵竟在岸上袖手旁觀，悠然自得。這種滅絕人性的暴行，較之日寇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這些野蠻的美軍，平時乘車不給足夠的車資，購物不給足夠的代價，踢車夫至半死，打小販至流血。有時他們還任意逮捕中外人士，如八月八日天津美陸戰隊憲兵在各咖啡館裏一次捕去十至二十人之俄人及意大利人。

在上海、南京，美軍無端打死或毆傷我同胞的事件也接連不斷的發生。舉例來說：有人力車夫臧□誠九月二十二日拉一個西班牙人額令納至漢口路華都舞廳，不料賴不付車資，昂然入內，臧遂在該舞廳門首守候。移時，賴與一美國水兵出，臧趨前索錢，竟被賴與水兵飽以老拳，生生打死。（滬聯合晚報）

美軍把中國人的生命根本不當一回事。七日黃昏，一輛三輪車載了兩個紅毛兵馳經成都路，其中的一個突將正在並行的一部人力車的後蓬猛地一拉，人力車翻倒地下，坐客也跌了出來，被車柄擊中了頭部，鮮血直流。而這兩個紅毛兵竟手舞足蹈的縱情狂笑。這樣的事，我們能忍耐嗎？

正在飛速增加着的美軍吉普車殺人事件，蔣管區的報紙已經不把它當成新聞了。拿上海來說吧：自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一個月中，美軍車在滬輾傷我同胞共約六百餘人。近據廣慈醫院人員說，八月份被美軍吉普車撞傷的華人送到該院醫治的就有三十人，其中重傷的二十一人，死去的五人，和該院同樣性質（專門收容警局送去的急症病人的）的醫院在上海有五六個，這樣在八九兩個月中，上海人死傷在美軍吉普車下的恐怕至少有三百五十人，平均每天有五人還多。

美軍闖禍後，照例是一跑了事，國民黨政府從來不聞不問。例如八月十六日虹口裏虹橋塊一美軍吉普急馳轉灣，衝入鶴昇茶樓，撞死站在人行道上的一個六歲小孩；該車見已闖禍，竟開車逃走。當時有一青年見美軍不顧人道，即跳上該車責其停駛，不料美軍不但不停止，竟將那個青年一拳從飛快的汽車上摔下來。（滬文匯報）

兩個月中上海美軍侮辱甚或强姦中國婦女的罪行，也是層出不窮。例如九月十二日虹口大連路福壽坊二號常熟少婦陳招弟，因天熱露宿街頭，被二醉酒美兵喚醒强行非禮。陳氏力拒，美兵即以皮鞋猛踢亂踏，陳被打得遍身鱗傷，並被踢落門牙四顆，血流滿面，恐有性命之虞。（滬文匯報）

在南京——這個所謂首都所在地，紅毛兵們照樣橫行無忌。九月一日在中山北路，某機關公務員張某的妻妹二人晚間觀劇歸來，爲獨吉普車的兩個美兵跟踪追上，其妹經掙扎得脫，其妻被拉至一草地上强行姦污，竟達一小時之久，衣褲盡被撕破，乳胸重傷。當時曾有挹江門憲兵隊長張紹卿在旁目睹，竟不敢干涉。但他還算有良心的，於事後送張妻回家。

在北平天津青島及北寧路沿綫的美軍，平日公然在大街上攔拖行路婦女，亂摸亂吻，或則用摔砲、紙團、酒瓶……向婦女投擲，然後縱情狂笑。

美軍淩辱中國婦女，每個具有愛國心的同胞都感到無比的憤慨，但是滿口「明禮義」「知廉恥」的國民黨當局爲了討好他們的洋爸爸，竟然還專門爲他們物色了八百個中國婦女，放在重慶近郊的「安樂鄉」，讓美軍去「使用」。細心的國民黨老爺們還把這些女人按年齡姿色分成等級，分給美軍長官和士兵。

美軍暴行層出不窮，正如民盟張申府氏所說：「這一大批流氓土匪無賴漢，爲非作歹，胡作亂爲，已經變成習慣了！」蔣管區事實上已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活在蔣管區的老百姓，隨時都在受到侮辱和損害。今天各地猛烈開展的「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動的。

悼史迪威將軍

解放日報十五日時評

驚聞史迪威將軍病逝噩耗，一切民主的中國人民都深表沉痛的哀悼！

史迪威將軍曾爲故羅斯福總統委爲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並兼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在其兩年另八個月（自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四四年十月）的任期內，曾對中國的抗戰事業與中美兩國人民真誠友誼的建立有過很大的功績。他是羅斯福政策的真正執行人，會在印緬戰場時參與組織了對日寇的英勇戰鬥。而對中國國內問題，抱着正與中立態度，一再要求蔣介石與其他中國軍隊合作抗日，堅持中國內部團結，改組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予國共雙方以平行的援助（他曾說「中共軍與蔣軍應該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以便迅速加强對日作戰，澈底消滅日本法西斯災禍。

但是，史氏這種公正的主張，却遭受到當時即採取消極抗戰而積極反共的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忌恨與反對，初則對史氏的軍事指揮與部署進行破壞與阻礙，不給他指揮作戰軍隊的充分權力，不供給他必要的運輸工具與給養，進而竟老羞成怒地向當時的美國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書式的要求，示意史迪威必須撤回，加之美帝國主義份子赫爾利的積極贊助，使這一位抱着正義感的將軍，不得不從中國被排擠出去。這說明了蔣介石反動集團對於堅主中國團結抗日的公正的美國朋友，會是如何深惡痛絕。史迪威的被迫去職，在中美兩大民族的友誼上造成一種不應有的傷痕，這是極可惋惜的事！

在對日戰爭勝利後僅僅一年，中國反動派竟挑起了全面破裂、全面內戰的烈火，這正是今日的美國執政當局違背羅斯福政策、執行援蔣內戰政策的直接結果。恰如史迪威今年一月所說：「如果美國今天向蔣說我們不援助你們，蔣這傢伙就走不得幾步便得停下來。」假若史氏這種主張能被接受和貫徹，美國派來的「特使」「大使」都能如史迪威那樣抱持真正大公無私的態度，那麼今天中國局勢和中美關係或許不至於演變到這般地步。

當我們在痛悼史迪威將軍病逝之餘，不能不使我們對這位有良心的美國偉人之死，彌增憶念與哀思！將近兩年的事實，證明只有中美人民共同努力，使美國恢復羅斯福政策，遵循史迪威道路，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才能停止，才能使中美友誼得到正常的發展。

蔣管區市場普遍蕭條
蔣宋孔陳財團壟斷金融外匯進出口
法幣每日發行百萬萬物價高漲萬倍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滬訊：蔣管區各地市場普遍蕭條，物價的高漲實際上已達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的萬倍以上。美金市價現爲四千元左右，已超過八月提高的官價。「法幣」的發行，每日超過一百億。據信今年年底將達到二十萬億元。人民手裏的法幣，不斷貶值，購買力空前低落。上海南京路上各大百貨公司的營業，十分冷落。爲了保護大公司的生意，市府于八月間取締了攤販。蔣政府的內戰軍運，壟斷了上海與內地的水陸交通，貨物無法順利的運輸，是商業蕭條的另一個原因。由于生意蕭條，許多商店倒閉了。棉布商店原有一千多家，現只剩了四百多家。中秋前後，銀根奇緊，又倒了七十多家。在重慶的商業，西南日報九月十日描寫道：第一是蕭條，第二是蕭條，第三仍然不能不是蕭條。大量產品運不出去，藥材堆爛了推入江心，桐油也堆積了一萬多噸。所有昆明成都西安廣州武漢北平天津等都市都陷入深刻的不景氣中。商人拚命的「大減價」，但貨物賣不出去，以絲綢著名的杭州，綢莊已倒閉了五六十家，佔該地綢莊四分之一；布莊倒閉了五十三家。接近戰爭的地區，情況更加嚴重。徐州三十多家，濟南則佔該地商號百分之七十。江蘇的新浦在中秋節關倒閉雜貨店百貨店布莊達十餘家。好幾家的貨店被蔣政府强制不准關門，說是「有礙市容」，只好辭僱店員，緊縮開支。但營業有出無進，其痛苦更甚於已歇業者。進口和投機事業，則空前興旺。美國貨物已進一步從平、津、滬、昆等至中小城市，美國香煙梳子等類已經到了四川隆昌等地。蔣、宋、孔、陳財團，除了已經壟斷了金融外匯進口等事業外，最近又壟斷着出口。蔣記四行和中國蠶絲公司正在以低價收購秋繭，以便出口生絲供給美國製造降落傘。同時他們又將大批紗布南運，銷至南洋，並禁止中小資本家將紗布外運（只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例外），後者已引起上海工商業者的激烈反對。

入超！
進口貨物中棉花佔首位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滬訊：據上海海關公佈數字，八月份上海進口總值爲一千一百八十一萬萬元。又較七月份增加一百四十萬萬元。（量此走私進口，還不在內）出口則百九十七萬萬元。□較以往七個月增高了，但仍估進口百分之三十，入超仍達六百八十二萬萬元。出口貨以豬鬃、桐油、絲、皮革爲多，向爲我國要出口貨物的茶葉僅值十三萬萬餘元，退居出口之第十一位。戰前爲我國重要出口貨物之一的棉花，現在却成爲進口之第一位。其餘的進口貨則爲化學產品、棉布、紙張等。蔣介石宣傳機關所誇張的「進口機器」，實際只值四十四萬萬元，佔進口百分之四。

爭取全面抵抗勝利保衛家鄉

冀南十四縣萬人入伍

【本報威縣十五日電】蔣介石實際已宣告全面破裂，冀南廣大翻身羣衆，在「全面抵抗」、「保衛土地」的口號下，又一次掀起熱火朝天的參軍浪潮。僅永智、臨清等十四個縣，已有一萬青年湧進八路軍。南宮六區的大營村，一滿二百戶即有二十五個青年參軍，楊邱村一百二十戶，參軍青年達二十二人，超過預料五倍至六倍。臨（清）西一地參軍的青年已編就一個營，仍不斷激增着。據熟悉冀南情況者談：這次羣衆參軍熱情之高爲抗戰以來所未有，這是由於實現耕者有其田及對賣國賊蔣介石高度仇恨的結果。南宮一區蘇家莊僱工李海水，拍一拍胸膛說：「我扛八年活，一個錢沒剩下，這回翻得咱共產黨毛主席領着翻了身，俺分得五畝地，說話也能站個地方啦！老蔣這賊賊的要來端咱飯碗，俺非跟他拚個死活不行！」他邀了兩個伙伴，一起報名參軍。一老人在羣運中分得土地二十畝，決心動員他一兒參軍，他二兒子覺得大哥參加八路軍抗日多年未回，怕老父沒人照管，一時猶豫未決。老人大發雷霆說：「你吃了兩天飽飯就把八路軍忘啦，老蔣來了，你看還能吃飽飯？」二兒說：「我恨老蔣早恨透了，爸爸在家不愁我就去了。」臨清刁莊村參軍大會上，婦救會主任自報奮勇，要動員丈夫參軍，急得她丈夫喊道：「我還要你動員，我早就報名了！」威縣中官營村老村長對他兒子說：「保銀，家裏事情有我來照管，不把老蔣打敗，你要開小差回來了，我就要不認你作兒了！」王保銀說：「爹，你儘管放心吧！」說罷，便快步趕上他的伙伴們，雄糾糾的到了八路軍×部報到。

做到村村實現耕者有其田

和順努力爭取平衡

屯留一區克服束手束腳羣運獲新進展

【本報長治十五日電】和順近五十日來的羣衆翻身運動規模與深度超過今春。新區共四百一十七村達到耕者有其田的有東關、北李陽等十三村。中貧農均已有土地五畝到五畝半。另有二十八個村再度掀起清算鬥爭，解決今春羣運中遺留問題甚多，但仍不甚徹底。其餘除六個村尚未發動外，都已進入反奸霸地主的清算鬥爭，捲入運動的羣衆，達一萬二千五百餘人。農會新發展一千七百餘人，積極份子增加到一千七百六十七人。發現與解決的問題達一萬三千二百餘件，其中以債務問題爲多。農民共收回土地一萬三千四百零八畝，牲口九百八十二頭，糧食二千二百餘石。運動中大大的團結了中農。得果實戶中，中農佔百分之五十二。幹部過去的自滿情緒與「差不多」思想，在運動中亦大大克服。該縣當前最大問題爲運動的不平衡。大部村莊農民土地問題尚未澈底解決。仍須克服部份同志新的自滿情緒，繼續努力，以達普遍澈底實現耕者有其田。

【本報屯留訊】屯留二區克服了過去不相信羣衆的束手束腳作風放手發動羣衆，全區對奸霸地主的總清算運動迅速走上高潮。二十六個村的羣衆從三日至十日的八天中，提出各種問題三千一百多件，除惡霸、貪污、高利貸等問題外，土地問題即佔一千多件，其中三分之二已獲解決，羣衆紛紛依法收回失去土地。過去最落後的路村，立時改觀，不晴氣的「老實」農民也揚眉起來，自動加緊身組進行清算。該村鬥爭惡霸地主楊全凱時，一百三十多個羣衆提出他貪污倉穀及大利盤剝農民的各種問題，過去包庇他的樊培夫首先把他在自己家中的贓物拿出來，交給羣衆，其他藏贓物的大小走狗也都紛紛交出，湧現了許多積極份子。領導該村工作的同志說：「過去老說這村沒一個積極份子，運動搞不起來；這回剛放手幾天，羣衆就都起來了，那一個也比咱強，比咱有辦法！」峪裏、東興莊、祖郡等村（過去工作較好的村子）羣衆，一聽到「澈底清算，實行土地改革」的口號，也立即重新掀起了猛烈的鬥爭。

百分之八十五農民有田耕

察省土地改革初步完成

農民游擊烽火將燒掉進犯者的魔爪

【新華社蔚縣十日電】察哈爾省各地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現已初步完畢。這一運動北起塞北草原，南至察南水川區，遍及十餘縣份，包括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貧農和一部富農工商等階層。現據萬全、懷來等九縣簡略統計；已初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約有八百六十九個村莊、四十五萬餘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運動勝利的基本原因在於全部中貧農緊密團結與公平合理分配了減租清算的勝利果實，蔚全縣一萬六千餘農民翻身後，二千餘戶赤貧農都改舊觀。九千多戶貧農已上昇爲中農，其中部份並繼續上昇爲富農。懷來城廂五條街三百七十五戶佃農獲得土地房舍，昇爲普通自耕農者二百一十三戶。中農者一百零四戶，八區五村，赤貧農七百一十五戶已全部改觀，貧農由一四五三戶減至七一五戶。平均每人有耕地三畝二分。中農則由九一五戶，增至三〇三七戶，平均每人有耕地五畝一分。在翻身運動中，宣化一區九街數十戶佃農於月前向地主趙內盤交涉退租時，僅僅强加之敵僞負担一項，即算出折合土地二百一十九畝。但佃農們爲照顧地主生活，只要退地六十畝。其餘退回剝削部份，均予免退。延慶東關××依仗僞甲長勢力，將家中一百四十餘畝出租地的負担全部轉與佃戶，並藉包繳僞稅苛刻勒索羣衆。經清算該家最低應賠償合糧一百二十餘石，結果只要其賠償七十九畝土地，另給他全家五、六口人留下五十五畝，使魯家現仍保持富裕中農的家境。這種仁厚行動博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與贊助。翻了身的農民對於蔣介石的進攻察省表示了極度憤怒，在蔣介石的魔爪踏進察省以後，各地農民掀起了廣泛的游擊戰爭。延慶東關等四縣，參加主力的青壯年一千五百餘人。涿鹿、懷來兩縣，參軍人數亦達八千以上。

新生之路

訪問參加解放區工作的前閻軍四軍官

榮一農

去年上黨戰役放下武器的閻軍高級軍官霍大昌（二戰區長官部少將參事）、戴樹璋（十九軍參謀處長）、張西柱（四十九師參謀長）、張香國（四十九師政治主任）等先生，經過年來，在解放區，在晉冀魯豫軍區高級參議室自由學習和親身體驗，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他們堅決要求留在解放區，參加解放區的工作。

當他們放下武器，初來解放區的時候，都曾抱着各種不同的心情，有的因相信了反動頭子閻錫山惡毒的造謠，因此思想上很恐慌，準備了死；例如曾當過閻錫山最核心的特務組織敵工團團長的霍大昌先生就是如此。他們都懷着相同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和懷疑的目光。霍先生來解放區後特別注意到每一個老百姓的一言一動，最初他在屯留問了一個老百姓，那個老百姓就把解放區的民主生活簡單告他說了，那時他還懷疑那個人是幹部化裝的，有意向他作宣傳，後來他繼續在屯留、長子等地問了很多老百姓，才知道解放區真是他們沒有想像到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因此，他開始識破了閻錫山的欺騙宣傳，但很驚奇的對一同放下武器的軍官們說：「你們看，人家天天反掃蕩，田禾還長得這樣好！」

沿路他們受到解放區軍民熱情的招待，及至到了晉冀魯豫軍區高參室，他們受到高級幹部的待遇，生活很優裕；飲食很好，不斷的有肉吃。日常的肥皂、手巾、紙烟……都按時供給，一般幹部的衣服還未發下時，就先給他們發下，作的還很精緻。每天早飯後他們自由運動、打拳。早飯後，自由閱讀書報，每週自由討論一次，除了就隨便散散步、下下象棋……作爲消遣。在閻錫山軍中，不准他們隨便閱讀書報，而在這裏可以隨便閱讀，他們託高參室找的書籍，也都給他們找到。每天下午，他們可以自由到一些名勝古蹟和工廠去遊覽參觀。每週有可看一次戲。他們病了，醫生熱情的給他們療治，給他們作特別好的病號飯，各方面都予以特別優待。有一次他們中的少將參事霍大昌先生夜病了，軍區的醫生連夜給他看了幾次，霍大昌先生感動了：「共產黨都是聖人，都是儒家的徒弟，真正作到了天下爲公。若是在二戰區我們病了，不要說自動的一連來看幾次，就是我們去請，也不過來應付一次，回去就再不來了。」據戴樹璋先生說：軍區自上而下的同志們都是對他們很誠懇親切，不把他們當外人看待。他們一致的認爲：他們在軍區的衣食住都比在晉綏軍強的多。張西柱先生更簡捷明瞭的指出：「晉綏軍名義上雖是薪水制，經過他們的七折八扣，扣下來，光吃的都不够。」

至此，他們回憶到中共兩種軍隊、兩種社會的比較。戴樹璋先生是黃埔十二期學生，畢業後，就在蔣軍獨立第六十一師任排長，繼又在該師補充團任連長。營長要在他連裏吃十個空名子，他性情直正，拒絕了營長的要求。結果營長借故他在操場上禮節不週，打了他一耳光，吵了一頓，二十五年十月他就脫離了蔣軍，轉到閻軍第十九軍裏工作。他回憶到蔣軍的內部有派系、封建關係等深刻的矛盾，加以特務統治，互相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人人掛着一付假面具，阿諛逢迎，互相應付，絕大多數人不敢說眞理，特別純潔，剛强，認眞幹的人吃不開，因此許多人在蔣軍裏都感到暗無天日而苦惱墮落下去。閻錫山則是一個企圖在矛盾中求生存。沒有矛盾，他造矛盾，恐怕軍事幹部不可靠，使幹部互相監視，派一個政治主任監視軍事幹部，又怕軍、政兩系同流，再派一個「特委」兼管軍政。還怕軍隊多用了他的錢，又派一個經管主任，以及加派工作員，組織政衞團，鐵軍組服務等等公開的與不公開的特務組織，在部隊裏找毛病，製造問題，向上級報告。有一些小問題，就叫幹部實行「自裁」。前四十師師長劉墉之就因爲一點小事，被閻錫山命「自裁」而死了。所以在閻錫山那裏工作最痛苦。霍大昌先生進而指出：「特務們製造了問題，不知屈死了多少人，由此形成閻軍內部人人自危，苦不堪言。閻錫山以「兵農合一」、「兵商合一」、「兵工合一」，經濟村政權把全山西的土地和資本都集中到他一人手裏，抽編青壯丁，維護他那反動的統治和利益」。霍先生說：「人民是認識了，蔣介石、閻錫山富貴，是給誰打天下，特別他靠美國，人民是不願意給賣國賊反動派打內戰，出賣自己的生命來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他們的士氣很低落，一打不是跑散回家，就是放下武器過來。」張西柱先生認爲：閻錫山實行「兵農合一」，只是加速它的崩潰！

至於談到解放區和八路軍，他們認爲不但軍民一家，軍政相助，官兵一致，特別是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張香國先生認爲這是消算了幾千年來地主給予人民的痛苦，根據人民的需要，把土地還給了人民。而對地主的生活，又給以適當照顧。這就解決了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大問題，提高了生產，使人人有地種、有飯吃、有工作。這樣就使人民的力量建立在永久不敗的雄厚基礎上。人民反對賣國內戰是爲了保護自衞的利益和國家而戰，所以解放區越打越壯，部隊越打也越多。他們幾位先生都異口同聲的說：由於解放區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結果，沒有了爲富不仁的地主，亦沒有了赤貧的窮人，也沒有乞丐、小偷、土匪，而實現了中國自古以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社會。

他們從兩種軍隊和兩種社會的對比又連系到世界潮流的趨勢，清楚的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出苦難的中國人民，使中國求得獨立、和平、民主與幸福。他們參加了解放區的建設工作，也就是他們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墨水和鮮血（續完）

愛倫堡作 萬歌譯

一首西班牙歌說：「有些人唱他們所懂得的，別的人懂得他們唱的是什麼……：」這位農人唱他所懂得的；諾克斯維爾雜誌的發行人也懂得他所唱的。

人們想不惜任何代價發動我們兩國之間的紛爭，公開地說他們不喜歡俄國，我敢大胆地補充一句，這些人也不喜歡美國。他們想主世界統治，石油、原子彈，英美集團，以及任何事物，但沒有想到美國的孩子們。

美國的報紙很多談到「鐵幕」的，他們說它把我們從世界分開了，實際上，俄國是被謊言的煙幕阻擋着，而這一煙幕正是美國報紙所散佈的。風可以吹散煙幕。有什麼能够驅清謊言的幕呢？

許多美國的通訊員埋怨說他們在俄國不能看到任何事物。但正確地說，是他們不能看到那些可供美國報紙用作激動的頭條新聞的事情。他們看到日常工作，可是他們是渴求激動的；他們看到家宅的重建，可是他們喜歡報導蘇聯準備奪取德黑蘭，洪都拉斯或月球。

我可以告訴他們許多使我們激動的事情。當我們原來製造相特甲雅珂夫轟炸機的工廠現在改製嬰孩的搖籃時，我們是激動的。原來製造坦克的工廠現在改爲製造街車或牛奶罐時，我們也是激動的。我們很驕傲於列寧格勒的人民正在工作時間之後修理他們的住宅。我們寫作；我們夢想着重建基輔。我們注意戰士的遺孀。我們的青年們結婚了；我們的寡婦們在找尋她們愛人的墳墓並飾以鮮花。我們比誰都打得艱苦，我們對和平更比誰都看得貴。說我們的人民有什麼侵略計劃是卑鄙和罪過的。

沒有一處地方使蘇美兩國的利益相衝突。無論在世界地圖上或在我們心裏。美國是一個大國，俄國也不很小。我們能够和平共處而且必需和平共處。我們不想以我們的趣味和意思勉强別人。我們可以從美國學習的很多，美國也有許多可以從我們學習。學習比戰爭總要好些。

雖然美國記者們要求我答覆爲什麼俄國祇有一個政黨而不是兩個，我並不要問爲什麼在美國有兩黨，而不是三黨或一黨，或者在南部各州只有一黨，而不是兩黨。每一民族隨其志願生活，各個國家應該互相尊重，就像鄰居應該互相敬重一樣。

我們兩大民族有好多地方是相同的：勇往直前和坦白、堅毅、爽朗、樂觀。我們的戰士在易伯河遇到美國人時，說：「他們是好傢伙」。後來在易伯河上我們變成了好朋友。現在美國人是在赫德森或密斯士必河上，而我們是在伏爾加或頓勃河上。爲什末我們要爭執呢？外交家喜歡坐在圓桌上談話，那是他們[illegible]。讓我們坦白地說，外交家的圓桌還太多稜角。但人民並不是外交家，人民是可以開誠衆坐在圓桌上的，而我們兩個民族更能參雜共坐；他們可以很好地團結，而沒有東西可以分隔他們，除掉謊言和誹謗。

我和在美國的朋友們分別了。我以沉重的心情離開他們，因爲在他們眼睛裏我看到驚恐。惡毒的報紙盡了他們的能事：他們在好多美國人的心裏深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可能的觀念。有一句法蘭西古語說：「多談些聖誕節，聖誕節就來了」。記者們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是危險的，他們在人民心裏深植了某些事情無可避免的觀念，其實是能够避免而且一定要避免的。許多人不節省他們的墨水是希望別人流血。盟國尚未結束紐倫堡戰犯的審判，但已經有許多願恨蘇聯的人在重爲希特勒舖路了。難道說俄國人死在奧得河，美國人死在萊因河，就是爲的這個？

在所有國家裏，連美國在內，自由出賣毒品是被禁止的。但美國人爲什末准許他們的壞人以致命的毒品害大呢？在所有國家，連美國在內，誹謗是受法律制裁的。但美國人爲什末容忍對二萬萬人民的誹謗呢？自由是一種偉大的天賦，沒有東西比言論自由更神奇，也沒有東西比一個大毒犯居然假裝治病者，或一個大棍徒居然冒稱弱者的保衞人更可惡。

我願意相信美國人民自己將找到精神力量，覺悟和智慧，來向那些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說：「够了！我决不願用我的血來償付你的墨水」。

經過五年羣運生產

中鄉全村家家幸福

耕地擴大百分之四十騾牛增加五至十倍

【本報陽城十四日電】士敏中鄉村農民五年來經過減租減息、反貪污、反惡霸及總清算運動，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民紛紛組織起來，開展大生產運動，全村面貌一新。窮困飢餓已成過去，三十八戶赤貧已全部消滅。農民獲得土地後，生產情緒空前高漲，現正全力開拓荒地，營造房屋，建設幸福家庭。抗戰前十年，該村耕地面積僅二千零八畝，現已增至二千八百八十七畝（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強），房子原有三百六十八間，現有四百八十八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窰洞從一百零三孔，增至一百五十六孔（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牛由二十八頭，增至一百九十頭，騾由一頭增至五十三頭，現該村男女老少都參加了互助組，並組織了紡織合作社。紡織婦女已發展至二百零九人，戰前該村棉花布匹全靠外商供給，現已逐漸達到了自種自織。抗日戰爭中，該村所有的豬、羊、雞、狗已被日寇殺掠一光，現已重新養雞三百八十隻，豬五隻，羊四百隻。農民生活大爲改善，現正進一步精耕細作，發展副業，全村呈現着蓬勃的新生氣象。

模範電訊人員

王士光同志

高飛

一提起大王，電務工作同志，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他就是邯鄲廣播電台的創設者——王士光同志。

在裝置廣播電台的時候，他克服了一切困難，電台所用的零件，有一半是電訊工廠自己造的。爲了爭取早日試播成功，他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正因這樣，把他累病了，一直病了一個半月，但他在病中仍堅持着工作，把病床搬到電台跟前，指揮着同志們趕工。邯鄲廣播電台，終於在萬難中勝利誕生。

因爲他創設了邯鄲廣播電台，軍區首長獎勵了他一萬元，的確他的身體也應該保健。但大王同志自己卻沒有花一文錢，全部送給了前線將士，這還不算，連他積蓄多年的兩千元，一共是一萬二千元，一起送上前線去了！大王同志蓋的被子是二年前的破舊粗布被子，他沒有褥子或毯子，我們提議：「最低限度你應該留些錢買個褥子呀！」他的回答是：「同志！一切戰時化，戰士化，我要準備着上包袱打游擊呢！現在不能貪圖個人享受，一切爲了全面抵抗的勝利！」

新棉上市成交活躍

武安城棉花源源西運

新增花店二十三家

【本報訊】武安新棉上市，交易甚爲活躍。九日上市淨花三萬餘斤，成交總值一百七十餘萬元。縣政府與市管理委員會爲了便利棉花買賣，特於小西關拐角樓一帶及南關外的廣場上，增設兩個市場。花價相當平穩：籽花每斤六七十元，淨花二百二三十元，彈花二百七八十元到三百元。武安棉花已暢銷往山西左（權）、遼（縣）、榆（社）、武（鄉）一帶。武安市民看到棉花源源西運，以羨慕和期待的口吻說：「共產黨在那裏給老百姓打了八九年，有了底啦，把棉花買回去，好好的過冬吧！」

另息：武安在敵僞統治時，私人花店全部倒閉。今年新花上市後，重新增花店二十三家（代設的在外），全城彈花機八架，已全部開工。軋花機二百餘輛，已大部開工，待農事稍閒，即可全部開工。（復倉、忠洪、一農）

華僑聯合會函海外僑胞

痛斥蔣賊獨裁賣國內戰

【本報訊】延安華僑聯合會于日前致函海外僑胞，對蔣介石依仗美國政府的援助，瘋狂發動全國性的內戰，表示極端憤慨。該函控訴國民黨政府對華僑的迫害稱：「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華僑兄弟被慘殺者數以百計。其中有華僑林家君，是皖南事變中虎口餘生者，他曾親眼看見，國民黨軍官把一個頭部已受傷的馬來亞僑胞腦殼打碎；另一個爪哇華僑女學生，則被他輪姦致死。最近留閩學的千百個僑胞，正嗷嗷待哺，國民黨政府不但不予救濟，反而破壞華僑的救鄉工作，扣押僑匯，貪污救濟物資。總之，在賣國內戰獨裁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下，我們僑胞的生命財產是得不到保障的。」該函詳述留延華僑的幸福生活時，曾與國民黨區做了鮮明的對比。例如新加坡回國機工阿黃說：「我在西南公路開車時，曾被國民黨抓去坐禁閉，因爲不接受他們的反共教育，拒絕充當特務。現在，和我一起回國服務的機工，有許多人流落在雲南、貴州、重慶等處，求職不得，呼救無應，國家不能，有的甚至淪爲乞丐。可是我在延安當司機，待遇比一般幹部還好，工餘有人教我讀書，有病可免費治療，每逢星期日或假日，可以自由參加娛樂晚會。這與國民黨區華僑職工生活毫無保障，人格不受尊重，實有天淵之別。我感到只有在民主政府的解放區，我們才能眞正被愛護。」但是，該函繼稱：「內戰的炮火正在摧殘着這民主的樂園，我們僑胞的安全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八月二號被國民黨飛機轟炸的王家坪，正是我們華僑聯合會的所在地。」該函號召「海內外一切愛國同胞，團結一致，粉碎法西斯獨裁的統治，使祖國不致淪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提高華僑在海外的地位，實現獨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國。」

痛恨蔣賊賣國內戰

上黨戰役解放閻軍軍官

霍大昌等參加我區工作

【本報邯鄲十五日電】去年上黨戰役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二戰區長官部少將參事霍大昌、十九軍參謀處長戴樹璋、四十九師參謀長張西柱及該師政治主任張香國等先生，憤恨蔣介石依靠美國的賣國內戰，自動要求參加解放區政權、軍事等工作，長期的同人民站在一起。軍區特于五日舉行隆重晚會，歡送霍先生等走上工作崗位。